盧氏縣志

第七冊
卷十四
藝文

DS
793
H52L846
1893
v.7

固安縣志

重修盧氏縣誌卷之十四

樓峯郭光澍霖三氏編次

藝文

傳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宇宙文章煥焉故三不朽立言卽居其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自古名公鉅卿忠臣孝子其德行功業雖足彪炳天壤藉非言以傳之何以蜚芳聲騰茂實使千百載下靡不觀感而興起乎卽夫山林泉壑往蹟遺蹤僻在荒幽草莽間一經學士之歌咏而風流所被遂不湮沒是

知文章之道甚重宇宙間悉賴之以不朽也故廣搜一邑之內不少鴻篇傑作凡所以表彰德行功業及興懷遊覽係於治化風土者校而列之燦然可覩矣誌藝文

諭祭耿九疇勅

維天順五年歲次辛巳三月壬申朔初九日庚辰遣河南布政司左叅政姚龍賜祭於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曰卿以醕篤之姿耿介之操歷官中外祗事累朝出鎮關西而氷蘗之聲益著入居臺憲而激揚之志不撓肈秋官之得人惟欽恤之有賴方隆委任一疾告終訃音忽來豈勝悼

嘆茲特遣官御祭以全終始之義靈如不昧尚其欽承

諭祭耿九疇勅

維天順五年歲次辛巳三月壬申朔十三日甲申遣河南布政司左叅政姚龍賜祭於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曰卿爲國重臣茲焉長逝日月易邁宅窆倏臨追念往勞曷勝感歎特遣諭祭尚克饗之

諭祭耿毋勅

維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三月癸亥朔十八日庚辰遣河南布政司右叅議王銓諭祭於吏部右侍郎耿裕毋太夫

人高氏曰維爾淑慎其儀氷霜其節訓成令子効用於朝
推厥本源良足嘉尚玆以壽終夫復何憾遣官致祭用示
殊恩爾靈不昧尚其饗之

頌

明

王孝子祠獲鼎　李炳

萬歴四十五年王邦才爲其父孝子建祠取土得鼎
重數鈞形圓腹鼓環耳儼如秦漢間法物邑人聚觀
以爲孝感所致因相屬爲頌勒石

大哉孝翁百行攸義長公祖之達孝於忠維天旃祜禋祀
攸崇鼎應神符獲諸土工遐及時日載現祠宮吁嗟忠孝
造化攸通攸匡人紀攸砥頹風億萬斯年配於嶽嵩

又　劉蔚

神禹象鼎維周定之叶吉出幽維翁應之維翁之孝啟祜
厥忠攸矩攸獲則世靡窮於維則世格爾帝心寵旃神物
炳於古今

又　李作乂

孝而祠人所祗也祠而像人所儀也像而獲鼎人所奇也

億萬斯年視之疆也

又　　權標

赫赫大孝舉世靡儔應錫神物珍於天球爲彝爲鼎傳商傳周神物孝子並頌千秋

又　　完璧

卓哉太翁明物察倫厥躬維孝篤生忠臣天嘉至行地效奇珍偉矣宗器春秋是陳

又　　亢耀

天之所貴孝之彙也神之所慰孝之愾也感而鼎出其文

蔚也烝嘗萬世上而無旣也

又　聶鏜

熊耳崒嵂多奇峯下臨元滬波瀧瀧中有孝子稱王翁精神緼結天地逼錫爾寶鼎黃金鎔及爾籩豆光祠宮

又　靳學禮

孝怡怡兮忠蘷蘷兮祠宮麗麗兮寶鼎岐岐兮爲世之儀兮

房次律松根之甕頌　沈鵬

房公次律唐代名臣開倉散粟惠我盧民盧民感德奉若

明神春秋享祀祠宇常新惟永禪師乃其前身向曾入定忽履紅塵書藏寶甕堪悟夙因我遊霞口復歷洛濱望雲菴上石壁嶙峋撫摩遺蹟疑幻疑真大都賢哲迥異恒人崧生嶽降若甫及申君嘉其忠民懷其仁於戲峩兮價菲千鈞物以人重希世之珍

耿清惠石罅之遺頌　　前　人

熊洛鍾靈蓮生石裏瑞兆人文祥徵地理惟我耿公乘時而起將登賢書花開報喜憶昔宋儒首推周子居處濂溪闡明教旨清惠繼興名標青史理學名臣省垣崇祀周子

之蓮種依沼沚耿公之蓮栽培不俟望雲菴中神奇若此
我挹蓮芬我覩蓮藻天降休嘉方輿未巳召伯之棠顏淵
之李蓮兮蓮兮後先媲美

議

國朝

修城議　靳柽明

廬舒山叢人民散處地勢遼廓所恃者一城而巳其城並
無磚砌止用土築既非統萬蒸土之堅亦鮮金斗試錐之
固且東北水患西南沙湧旋築旋圮旋圮旋築歷歲經年

迄無甯宇哀我憚人未有已也欲爲一勞永逸計非易以磚石不可萬歷年間紳士王邦才會議興修爾時民繁物阜饒有餘力百雉斗城何難咄嗟立辦無奈爲怨家飛謗竟爾阻其成謀事既中輟而城遭屢陷至今百年遺恨痛失時也今盧既荒殘磚城之議料弗能諧而循其故址增高培薄尚可爲之或者曰時方太平何用城爲不知王公設險以戒不虞國家甯可有百年無事之日殘疆不可有一日不具之城況盧處萬山地連三省倘伏莽潛萑偶爾竊發調外援則鞭長不及憑內守則陴陋可虞何恃而不

恐計惟有計其城之尺丈料其人之多寡每歲農隙一土
之力浹旬可成三尺增高培薄一年止修一面積四年之
力可具一城或者憚於興作未敢輕舉昔崇貞甲戌戎馬
交馳署印郝公奉委督修增高五尺培厚一丈數月告竣
前任尚公濬鑿城濠彌月工畢當此桴鼓不警而謂數年
不能成一城者誰其信之謹條末議望後之生斯土者宜
思破巢毀卵之慘黽勉綢繆即蒞斯土者亦宜安不忘危
經制督率愼無兀坐窮山甘以其身爲孤注也則幸矣

修甎城議　　李宣政

盧土城也殘廢舊矣歲壬戌復再陷楊侯彬督民重修之然楊侯未修城城尚可修楊侯重修城城竟不可修何言之環城土脈雖疏散厚基而堅築之即易敗猶少延歲月一自舍外補內依垣浚隍四崩五裂而後來無從措手矣今試即目前統計之修城必填濠填濠是也然新填之濠縱加杵築勿實也跨填濠而植基牆博翻虞其下陷依舊垣而縮板牆薄又患其中離此皆必斃之道也夫以必斃之道耗有用之財是修之等於不修也是修之不如不修也故曰楊侯重修城城竟不可修然則城可不修乎曰烏

可不修也大盜縱橫驚聞駐至苟無城奚以守然則皇移壕外若何曰不可東阻沙河不便然則盡毀舊基若何曰不可猝無屏翰更不便然則城竟不可修矣不可修又不可不修修之將何如曰是易知弗思耳避舊濠依舊址基之以石砌之以甎財出於民事統於官佐之以公正勤能之紳士錢歸公局主之者必有廉隅物入料場司之者勿雜貪鄙官民一體上下同心彈丸之城工可數月竣也又何不可修之有不可修土城耳然則財力不給奈何曰土城不費乎今修土城其費不下數萬緡且不堅需歲修甎

城費差浮然一勞永逸可持久暫省不能常省者貴乎一
費不復再費者貴乎且城僅三四里周圍不過八百丈高
三丈以大甎砌之其費不過三萬緡益之以灰料等項數
敵此足矣視土城之費多幾何兩利相衡取其重兩害相
形取其輕敢請擇於斯二者大事以人舉亦以人廢修城
本美事而楊侯不克藏者事則是而人則非所用之人又
非也今侯豢騶琴鶴自隨口碑載道庶幾不踵楊侯誤

辯

號王辯俗訛客莊廟　　靳桂明

斯臺之祀虢王也虢王舊隸之嚴邑也世遠年湮遂有訛
虢爲客訛王爲旺者矣夫以虢爲客已不知虢爲斯土之
主也王訛王爲旺又安知當日所王之何人也此不過方
土音韵之轉語耳而操奇逐末者遂重新其廟貌以爲客
旺在是焉尤訛之訛者也雖然猶幸有此訛耳自非訛虢
爲客訛王爲旺虢王臺榭其不淪於荒煙斷草也幾何矣
今而廟貌重輝明禋知故又安見眞者之非訛而訛者之
非眞也嗟夫造物之愚人也孰得而測諸

考

伊尹考　張月桂

呂氏春秋伊尹母居伊水上夢神云云及身化空桑有莘女採桑得兒空桑中其說怪誕不可信要之尹之生必近伊水為是皇甫謐云伊尹力牧之後羅氏路史堯之後也又云伊祁帝上世所國今洛之伊陽縣伊川堯母家伊侯國雜書伊尹生於空桑蓋地名今按嵩縣有空桑澗陳留亦有空桑城陝州鄉賢又載伊尹第一然則尹果何地人與孟子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盧氏稱古有莘陳留亦有莘城陝川又以莘原為莘野據春秋晉救宋戰於城濮左

氏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杜元凱註城濮衛地有莘故國名宋今歸德商邱縣陳留莘城即晉侯觀師之墟尹所躬耕當在此盧氏去宋千里中隔周鄭晉救宋與楚戰無由得至千里之遠呂氏所云有莘女有莘當是姓氏邑志因謂盧氏爲有莘不知非也陝州西虢地莘原即左傳神降於莘之處若以莘原爲莘野則山東有莘縣文王母家莘國在今陝西郃陽縣左傳荆敗蔡師於莘在今汝甯府其地皆可云莘野乎上古有空桑氏帝王世紀陳留縣南一十五里有空桑城即空桑氏所都伊尹亦生於此陳留

援伊尹正據此說不知世紀亦襲呂氏立言而特變空桑爲地以示可信陳留伊水相距千里謂尹生空桑城則可謂陳留即伊水可乎嵩縣爲伊水經過之地然空桑澗不概見於他書當屬附會不得據以爲信然則尹果何地人與按唐崔融啟母石碑脉水之渚男生破竹鸞川之上母變空桑是尹之生乃在鸞川非凡地有名莘及凡有名空桑者皆可云尹生處也又酈道元水經注伊水自熊耳東北流經鸞川亭北蓩水出蓩山北流際其城東而北入伊世人謂伊水爲鸞水蓩水爲交水故名是川爲鸞川是崔

融所云鸞川即盧氏東南百八十里之鸞川非自盧至偃凡伊水經過之地皆可名鸞川也然則伊尹爲盧氏人不與嵩陝陳留相涉明矣今嵩陝陳留皆借尹自重盧氏雖稱有莘自來無言尹爲邑人而反以鸞川縣城名爲伊尹城豈不陋哉

熊耳山考

任彥方

豫州有三熊耳一在澠池爲梁時胡僧達磨葬處一在宜陽乃光武破赤眉之地所謂積甲與山齊者也若導洛言於虞書則當以盧氏爲斷離城西南七十里孤峰聳峙如

熊耳形其麓迤東至下山河復嶂重巘水道不通禹乃疏而鑿之懸崖上有古洛字劍迹宛然相傳為神禹誌施功入手處但熊耳盤基甚廣等於伏牛東南接本邑欒川西連陝西商州界商州即晉時上洛而欒川有悶頓嶺今伊水發源於悶頓嶺漢晉地志注乃俱云熊耳山在盧氏縣東伊水所出蓋袤延綿亙數百里同此一名故班固以熊耳屬盧氏郭璞以熊耳屬上洛其實非兩山也又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東逕熊耳山北東過盧氏縣南注云縣在鳲渠關北鳲渠水南出鳲渠山一源兩分注於

洛鳴渠一名荀渠亦即熊耳山之殊稱耳且書言導洛則當以洛水爲據澠池宜陽二山去洛水既遠又皆在洛水之北而熊耳外方桐柏均在洛水之南禹貢畫井分疆不應雜施無等明乎此旨則同名異地無自相蒙而顔師古謂在陝東孔安國謂在宜陽西者其說紛歧皆可以存而不論矣

書

明

寄百姓書萬歷七年　知縣何以執

粤西興業何樂川書寄舊治盧氏闔邑百姓知之余昔筮仕大邦才庸識淺徒自竊祿四載不會與百姓造福清丈地畝又不能終始其事自思罪過則有功德則無行時爾百姓乃為余留靴立石將予去車挽遶四街各門擺列香果老幼羅拜攀轅號泣不忍相別此是爾邑民情之厚在余實有愧心別後到家修余祖業教子讀書聊可消遣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四年前適有人送報到山見河南地方十分饑饉予甚痛念爾百姓其間貧難者多不知彼時何以度日及今再入中州聞得本年豐收及為爾百姓歡喜

以後但能不忘勤儉凶年自是有備聞爾新任父母郭爺
愷悌精明撫字憂勞是爾百姓之福也向言慈母還來信
有明徵今予北上道經中州便書以示

書阮公詳文後　張月桂

嗚呼阮公其可謂賢令與余於公之詳文而見公憂國愛
民之意鬱於中而溢於辭竊欲俎豆我公也當公以清丈
至盧盧之民逃亡殆盡非能哀號求救也即公於盧民亦
非若陽城穎谷閒素所撫而理之也而盧之田賦得還舊
額卒賴於公此非盧之民劉生之鄉死之公更生之耶夫

世之爲官者視其署爲傳舍視其民若秦越嚴刑重罰而不慮甚於毒蛇猛虎又詭爲勸墾報荒之名蠲緩邀澤以希圖課最僥倖超擢及其人已去後之莅茲土者因循苟且莫肯發露一旦穢迹彰聞上官詰責猶或顧惜瞻徇代爲回護比比然也獨公扶劉抵鄒剖析利弊懇懇欵欵以一身爲百姓請命嗚呼可不謂賢與予嘗讀公之文如加糧肥國瘠國之論殆誠深切著明哉至於有瘡待補無肉可剜若不收效桑榆雖焦頭爛額無及又何予音嘵嘵也所謂一字一淚不虛矣惜乎盧志簡略脫公之名字里居

而不傳也今歲之春偶得登封志於京邸閱其職官不覺鼓掌稱快以爲十餘年來所欲俎豆其人者今始如親見之矣至考公行事修載門旌傳氏外其他殊寂寂焉豈登志遺公政績亦如盧之脫名字里居而不載與何不與成鱗皇張祥如輩並垂休美也雖然公固生盧民者也盧之民公生之則公之賢盧戴之矣予之欲俎豆公者卽以盧焉可也公諱振盈節菴其號會稽選貢云

啟

季考啟　本府知府汪　楫

蓋聞負圖河側丹書呈龍馬之祥造字臺邊赤甲啟神龜之祕歷代繁華之窟地號京都千秋理學之宗派分伊洛春明坊外曾傳宋氏書倉金馬門前舊識漢家蓬觀嵩洛甲山水之秀人文萃今古之奇溯厥由來惟斯爲盛韓公子著書孤憤賈太傅獻策萬言三禮圖成講堂生色五經論就書肆流芳尹子漸之學術不愛詩篇韓宏業之生平懶求章句宜陽處士暮依立雪之門京兆功曹晚入然藜之室他如賈家父子誥册輝煌楊氏弟昆文詞典贍嵩山學究留題酒肆之詩國子先生推獎華山之賦梁肅舉文

詞倩麗蕭昕推博學宏辭宮中誇才子之名洛下盛諸生
之詠以至子文字學伯英墨池各有流傳都成絕妙 僕早
年慕道夢登程邵之堂中歲承明蹟愧鄒枚之軌文豈遹
乎吏治何堪表率外臺學未達乎政源有愧專臨一府歌
慚杜母誰云指顧成風蹟比漁翁漸覺頭顱欲雪素琴野
鶴書作新知緗帙縹囊難忘故習文翁治蜀興學爲先張
覇臨吳明經是尚士風不振晩俗堪悲潘楊顧陸消日月
於笙歌李趙崔盧付韶華於裘馬每嗟紈袴罕接詩書即
或提徑登朝終慙致君無術而單門寒畯削跡㬥心毛錐

無脫頴之期硯田乏有秋之日靑氊半幅大遭妻子之嗔白首一經出被兒童之笑遂至棄繻早歲投筆中年夫蘇季負書田盧二頃盧仝弄筆屋破數間果立志之能堅豈耽書之鮮效若夫兔園拙士縫掖迂儒習四子之篇但尋糟粕摘五經之句各襲藩籬目不見戰國以後之書耳不聞學海無窮之蘊畫工肖虎羣自負其揣摩技盡屠龍恐無關乎事業所以撥之本末斷惟實學爲歸論到源流先以兼長爲美今當

聖主右文之日正羣英奮跡之時人材實王國之楨鼓舞亦有

司之責非循故事久切觀光茲者商飈拂樹秋迴夜半之聲流火辭窗爽挾朝來之氣烟雲欲變硯席長淸擬於魁星散采之辰共載文圖鏤靑之管想十四屬以內風流大有可觀計七百里而遙遠近終難畢至所願三明七穆挾鉛槧以俱來兩到雙丁搆瑱琚而遙寄潘郎縣裏千枝皆桃李之花衞尉園中七尺盡珊瑚之樹會塗山之玉帛賓氣萬重覽赤城之雲霞瑤光十丈爭短長於一日上逼蹇於終身愧文正之識鄭公豈之才堪王佐笑主事之斥維翰何妨姓是扶桑五色模糊眼難分乎靑白千秋衡鑑筆

敢用夫金銀

記

元

虢州盧氏縣成德觀創修三門記

飛騎衛尉賜緋魚袋行盧氏令魏知彰

大定癸卯之春予到官三載矣會兵部符下求天下郡國山川古迹及州縣廢興之所由使儒者參校其實而聞於上予因得以按圖經詢故老復以經史考之凡境內之事遂畧得其說而妄以臆斷其非是盖盧氏爲縣自西漢時

隸宏農郡去郡東南百有四十里圖經云盧敖得仙於此後因以名縣至今巖居穴處以修煉爲事者皆是也是豈盧之遺風歟至於縣治乎意自漢以來遷徙不常竊有所疑焉書曰熊耳外方桐栢孔穎達謂熊耳在盧氏東顏師古注前漢書謂在陝東導洛自熊耳孔安國謂在宜陽西即今壽安所改者三家所言其地皆一也按前漢地理後漢郡國志又李賢按冢說謂洛水自熊耳山出以今觀之縣之西南四十里有熊耳山洛水之源猶在其西北經縣南一里許東流至洛口而入於河距宜陽之山幾三百里

由是言之則禹貢所謂導洛者似非宜陽也或曰盧氏即古宜陽是說不見於史傳無所取信縣有古觀一區相傳爲盧敖結茅之地盧乃遯世者也不應居闤闠中故予疑縣治當在西後徙於今治所以今昔不同也觀有石刻云周顯德四年採造使張漢芝以銀錫泉湧謂得神助即其地爲道院宋太平興國之元改爲觀以成德名之宣和間籍其土田以資其徒觀有玉皇殿一東西小殿二法堂之左曰齋曰廚者各一獨門觀闕焉豈舊無之耶抑有而隳壞不復完葺耶石刻不載莫得而考知道士孫抱酯以齋

醵所獲銖積寸累經營數年臨通衢築土基三尺構屋其上爲三楹頗爲壯麗又將爲龍虎二神於門之左右是則觀之制度幾於稍完矣落成有日抱醅請予爲文以記之予謂道之在天下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自古尊黃老者雖有尙無爲貴淸淨之說是皆道之糟粕其元理妙用又烏可得而言諸況一時土木之功欲以爲道是猶適楚而北轅其不相涉也可知已雖然自李唐以元元爲始祖崇尙道法後世從之上下成風至宋而極矣居是門者欲誘化世俗俾因跡以悟眞苟不嚴其像設大其館宇曷以使人

有敬向之心哉抱醕之意豈在是歟故爲記觀與之始末並論縣治之遷革云 大定二十四年歲次甲辰

明

盧氏縣儒學碑記 耿裕

學校治之本也我太祖高皇帝於建國之初卽命天下郡縣皆立學列聖相承益隆文教故今天下無地無學其官於是者苟稍通詩書知大體罔弗以興學爲急况自學校出而世所謂賢者乎盧氏縣固有學明倫堂僻在廟後廟之左諸生之廬舍在焉而文昌祠及庫庾庖湢則在堂之

右成化庚寅沈侯以監察御史謫知縣事謂規制不倫敝且日甚不足以興風教成人材乃謀於寮佐遷祠庫等屋於隙地而併新所易民居撤而充拓之得巨基焉於其上構堂凡五楹東西爲兩齋聯以號房各十楹堂北爲會饌之室亦以庖湢堂之南爲儀門其前則通衢也於是左廟右學規制翼翼士咸相與賀曰奠方定位稱厥所宜侯嘉惠我後學之心至矣未幾侯即世而崔侯實繼其任又以其所未備者爲心丙申廣學門爲三楹增廬舍十有六復加修葺百度維新學於是蓋甚備矣然則二侯其若所謂

賢者乏境余省祭歸教諭周君瑄訓導魏君濟劉君賢率諸生揖而進曰兩侯之績偉矣執事幸紀其成於石庶來世有徵而游歌於斯者亦知所勉也余邑人也不敢辭乃爲之言曰爲政之道莫先於長風教育人材也然或因仍苟且則不足以歆動向業者之心豈不辜朝廷養賢圖治之意哉况侯卜吉相度更置有方崔侯又能增而修葺之韓子有云莫爲於前雖美弗彰莫爲於後雖盛弗傳兩侯之謂也非賢而能之乎雖然與學有司事也爾諸君居此高明亢爽之地豈徒快心目怡神志而已哉盖有即事事而

爲其所當爲者則仁義禮智信凡人倫五常之道是也是道載在六經昭如日星學者誠究觀體驗以明諸心以見於行推而至於威儀文辭舉無衍忒則材成矣自茲舉於鄉貢於王廷上可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次可以備百執事之用隨所任使而盡心焉俾國家收養賢之效而賢者獲有用之名則一邑之人觀感歆嚮而父詔其子兄誨其弟舉欲如是而雖乎不及則風教日益醕美教化興賢才盛豈惟不負聖天子作養致治之意而兩侯興革之意亦庶幾其不負哉况侯名源字澄之漳州人崔侯名俊字世英

陽曲人文學行業相爲伯仲故人亦不得而軒輊云

重修燕居堂記　失名

鴻濛未判斯道具於太極兩儀攸分斯道在於聖人粵自上古神聖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聖相傳以接夫道統春秋衰微道學爲之不明魯襄公庚戌歲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訂六經排異端正人倫周流天下道經縣南路燕居後名文峪川建燕居堂彼時基址狹小僅有堂宇存焉至正德乙亥歲孟冬知縣劉繼擇社里人曹鸞等修理

周圍濶廣廟貌巍然謹志

重修傳道堂記 隆慶元年　　失名

廬之西北汝窩里有傳道堂不知創於何時昔孔子與顏淵諸賢周流至此傳道焉里人因建堂以志盛蹟自景泰五年重修久矣爲風雨所壞邑侯張公下車逾年掄才修葺仍舊制而鼎新工成往謁因懸二扁亦表章之盛舉也余以道在天下古今一而已矣自堯舜周公相傳至於孔子孔子不得行道於天下而欲傳道於後世乃與顏淵發明奥旨口傳心授而斯道賴以不墜是孔顏雖不得如堯

舜周公達而在上其傳授心法先後一揆以故轍環之地人追思之在文峪有燕居堂而此里有傳道堂焉吁斯堂之建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非淺也將使人登堂而思義不有因而興起者乎故銘諸石張公諱進思山西沁州人

移建禹廟記

兵部侍郎張　松

按禹貢導洛自熊耳蔡沈註謂盧氏之分山海經亦云熊耳之山伊洛出焉古人又謂觀河洛者思禹之功蓋謂禹之功在河洛尤著而治洛之功在盧氏尤多也據盧氏古有莘地史記禹之母嬇有莘氏誌載邑有禹王溝乃王隨

刋駐蹕處也茲范里鎭去邑三十里至長水百里皆石山前劣水勢衝激浩淼懷襄之勢非神力莫能疏通近鎭洛河之巔尙有禹字懸崖莫辨是知治洛之功在此爲尤多也昔人在東山下構廟三楹門垣甚偉但地僻乏人奉祀歲久漸頹今邑侯大理評事張公以嘉靖乙丑莅茲邑甫期政平民孚廼遂鋭意於興廢嘗　瞻拜興嗟曰往治會稽曾有事於禹穴今忝茲土此廟僻遠可令如是乎遂捐俸倡役卜地龍岡山麓剗穢鑿石構廟三楹扁曰平成週以繚垣翼以側室中塑禹左列伯益爲佐以治水也右列

洛神爲境內大川也定祀以春秋昭恒敬也更欲宏大規模前建亭以憑洛水後建祠以祀禹母尚未克成會擢太僕丞赴召弗遂冀後必有後而大之者民僉請記於余乃强之時隆慶改元丙寅三月也

盧氏縣重修城隍廟記　知縣蔡　彝

盧河南之大邑也城隍廟祠洪武初建觀城邑擇西北陬地勢坦夷高亢明爽

勑封建立有廟貌以來合邑居民仰之在上洋洋如在君蒿悽愴如或見之凡遇水旱疾疫之災護佑生民禱無不應

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此神聖聰明正直而不可測者也神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威靈丕著福澤普施無所往而不在也邑人咸信之深而思之至宣德間坊廂編氓劉思恭郭亨等報祀秋成不幸兵燹將廟宇煙熖化爲灰燼值長民者隋侯臨莅縣邑丞爲人廉靜寡欲重厚雍容董督修理兼以歲饑凶荒未終其事歷年彌遠棟宇朽腐神像傾頽肅風沐雨誠爲憫惻切惟神依於人以血食人仰於神以獲福神人之理相爲依附今神不以宇而無所棲則何以嚴祀事旌淑慝而降吉祥哉天順甲申坊西士夫

王子孟平偕衆大發虔誠舍捐已貲鳩材僝工勤勞經欵起正殿五楹香祭亭轉角三間樂樓轉角三楹東齋室十楹西齋室十楹香積厨三間前門三間堅實樸素門窗戶牖明麗豁敞施堅茨塗丹雘金碧煌爚煥然維新有光縣邑嗚呼西洛之景何其壯耶敬鬼崇神之士何其多耶由熊耳之山聳拔秀氣入洛伊之水淵淪浩渺靈氣所萃鍾爲人物不特有青金丹砂之良而奇偉奉神之儔亦將視昔山川之靈復鍾今日矣夫有志者事竟成有爲者亦若是磚瓦礎磉非瑣屑也合抱梁棟非易得也而士夫偕衆卒

能集其功非志同力合任其勞者曷能是歟成化丙戌落成然不勒之貞珉則無以傳遠而昭其德美故因衆公之請述而紀其實云 大明成化二年

重修城隍廟記

失名

城隍有廟我朝之禮制也謂其官職諸明神職諸幽陰陽相為表裏邑舊有廟與縣治並葺嘉靖間火之任太史謂神無樂於廟之卑且隘也有欲廓而大之之意會余方十三齡矣鄉之耆老募衆集財不三年復重建焉殿宇高崇規模宏敞視故星淵不同但未飾藻塑神數年間覓旱潦

爲民饑矣且百姓賦役日不供有司之征又何有餘儲餕粒爲他事輸一助者董事者日咨咨耳頃儒官杜君輸銀伍拾兩先正殿雜費仍油漆獻殿在本遠望近即巍巍然增新而美麗之也至於東西兩廊火後尚未一飾而傾圯尤甚儒官杜君亦慨然爲已任易以磚木塑以神像妝以采色共貳拾楹與正殿獻殿煥然並新翬飛鳥革日麗霞明嗚呼善哉工完猥以余記之余邑人也奚以不知辭余嘗觀宋儒邵康節云禍如許免人須禱福若待求天可量若有所爲而爲豈惟祝史當有愧辭神其吐之矣何也幽明

一理也明有法度幽有鬼神語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固
未有懷刑畏法而得禍者亦未有反道悖德而獲福者慨
世之冥頑小輩怙惡不悛固不足恤鄙吝嗇夫嗜財若命
亦何足算廼素以鄉黨自好爲名者間或崇信白蓮等教
陽修善行陰濟私謀往往干犯天條自入不赦之罪近又
竄名無爲更相傳習官不及知人莫敢言覆轍相尋迷而
不悟甯不可哀之甚耶玆重義輕財聿修廟貌如儒官杜
君者匪直時流不及出尋常亦遠甚矣剏素之輸義粟建
善橋修熊耳等路故司土者嘗以義士名又曰善人盖明

無人非幽無鬼謫原其心一自無所爲而爲之而永綏之福自不爽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此鬼神福善之常又何疑故識之以記歲月並以爲恃財作惡者戒焉君諱言字德夫古峯其別號云　大明萬歷九年

重修神應王廟記　李中正

神應王以醫集軒岐之大成註難經爲杏林鵲所從來遠矣而余盧乃有其祠謂之盧醫若盧獨徼其靈者祠建邑市東舋變其屋宇而象繪之神應王象居中孫真人爲左幄其右則魏真人云邑人士凡病者輒詣祠禱禱輒應有

神其說者曰三真人或時現其形療奇病雖甚篤無不應
手起者若鄉者周君之內子及王太學岐陽君之僕僉有
實指至感諸夢寐及不可屈指數也嗟乎邑人士受生覆
載間不能轉造化則爲造化轉耳陰之祲陽之氛若煎焉
若薄焉藉不得神之力翼之佑之壽之康之天地者且以
衆生爲芻狗夭厲虐疵免烏睹所謂熙穰令茲者者終天
年嬰赤者遂長養丁男婦子洩洩乎染災祲而迄無恙耶
誰之力也乃其祠創之不審何許時然而規制頗隘　神
祖時邑大廷尉李公及靑平監君王公與夫邑人之食其

福者蹟祠後屋基擴大之未幾而所修者抑又敝矣詩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夫緇衣鄭之良大夫耳重其人者且思改其敝矧乎三眞人者猥令廟貌無色歟於是邑善信施厥貲聚財官而鳩之工敞豁其堂構莊嚴其像金碧其章服華其節棨其棁藻其榱桷磚其壁輪奐聿新庶幾三眞人者居歆於斯而邑人士且獲永賴於斯耳役既竣余師周景濂先生偕檀越之首事者武君揣君及楊蔡陳諸君子囑予記予曰三眞人者起春秋唐宋間歷數代許壽國而活人殆不僅以大千盡造今盧所福賴又奚

一尊一俎可遂報之也區區祠也修葺幾許輒思揚詡其
事而誇之石與淺矣諸君子曰烏乎敢烏乎敢凡以三眞
人者保惠吾邑既未艾則吾邑崇祀明德詎須臾弗懔懔
耶然而風雨之摧濯歲序更遷日換月移而土木不能無
頹也得此記而存之後之見義興焉者宜不難遞有修焉
而予廬或因之維康百世乎予曰善哉諸君之志也三眞
人者方且宏厥功德橋井泉所沃豈天人草木有或遺耶
烏至小吾廬而卑其祠乎哉予向所云云爲近贅而諸君
子洵知言矣知之何不石於是邑人士所施一瓦一木一

鏹一粟咸得列名於碑之陰是為記

勅建老君山金頂太清觀記　　失名

盧之縣誌載老君修煉於景室之山在治之東南二百里許老君仙山是也蟠居終南之首太和嵩少為副絕頂巍峩際天時萬曆二十三年春遣中使發帑金勅建宮殿須賜道經一藏貯於中天啟三年秋邑處士甯功明暨門朋志友捐巳金帛壽梓雕刊祖師佑聖真君周陶元帥其安於閶闔門配旨太上香火噫昔青牛出關而五千言之旨元之又元矣丹靈寶籙之異金檢玉笈之秘山靈因老君

而益著矣

移建盧氏縣八蜡廟記 天啟 顏日愉

盧古有蜡廟考邑誌不載廼其故址在縣南詎謂八蜡者三代之戲禮也耶然以洛水屢潰久為河伯所浸矣誌竟遺之余既寡寮屬朱君有慨心焉粵自子貢觀蜡而不樂夫子諭之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余因按記而數之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五虎六坊七庸八繼之以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祝詞又然迨鄭廼合猫虎而以昆蟲備八數即螟蝗之屬矣大田之詩

日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夫田祖實農與嗇是也豈肯與昆蟲並饗乎若疑畏其害
穡饗之曷不首豕鼠而迎猫虎哉三代之祭義胥失矣探
厥所由古祭必有尸猫虎之尸伊誰非倡優輩爲之者耶
葛帶榛杖以喪老物黃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戲道也繄戲
則禮煩入厭矣稽禮樂考云祭法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
之非城隍孰與禦災捍患歟故先王保釐萬民而懷柔百
神南陽王鴻儒謂周禮八蜡有水庸庸城也水隍也則邑
八蜡廟誌胡可遺耶祭胡當戲耶歲壬戌秋蝗忝余同寮

案土民詞祝而水庸農晉僉布靈螟螣昆蟲蟊賊類若畀
而炎火之徵神貺幸田穉有登余共朱同寅謀建祠宇怖
南郊水患筮址東郊然崩潰不知幾何歲無贊可土因而公
儲又窘給川遼不給捐一官之俸餘貲幾何而能給此舉
也幸朱君心余之心偕余割俸別貿地址庀材鳩工俱出
余兩職俸貲不數月而廟貌鼎成是不敢以禮爲戲具而
祀典一正文武之道於蜡乎足觀即起子貢而問焉何不
樂之與有余職民牧捐俸營建分固應爾余嘉朱君之於
民保釐於神懷柔一舉而得先王之禮意余願吾盧永承

土宅水歸蝗不入境草木皆春與君同慨者與民偕樂矣余特贊襄其成勒石垂記以族夫知禮者云

巡按監察御史劉公捐粟修城記　失名

盧氏古虢地自漢城之居萬山深壑中而控秦跨楚在三省之徼幅幀數百里緩急卒不可擻制此必守之地也崇禎六年癸酉冬流寇渡河諜知盧無備輒乘虛而入盤踞六月僵尸百里人烟為之斷絕蓋由令斯土者視為傳舍聽城郭傾圮而不事補葺是以一朝罹變雖有智勇亦無如之何矣御史劉公奉命按河南聞警單騎渡河督諸總

鎭合剿之既稍定於是招撫流亡約束將士賑恤鰥寡凡所爲慮策者不一而足又念寇之去來無常恃吾有以禦之遂慨然爲修築計而慮之公私盡於賊之一炬乃疏請聖明所屬贖鍰千斤以充其費仍辦腳價勅各屬務發本色而不許其折蓋恐枵腹之民不堪於辦畚鍤而寇或掠饑民以逞也故於版築之中復寓賑濟之實維時擇署篆別駕郝公董其事以司理湯君課其成而分巡大參戴公躬親指授實襄厥工乃畫圻而程不遺餘力其四面高闊悉倍於舊而東北半面當山水之衝者仍壘石作基外築

長堤以護之其他如峻雉堞創門樓疏水道飭女牆凡城之所有釐然備舉以崇禎七年六月經始以閏八月告成其爲役亦云大矣然因工授餼民方樂其食而不知其勞纔三月而百雉岳立外抱八州之咽喉內擁六合之奧區塊然爲河洛之藩屏焉蓋高壘峻防重門擊柝雖有伏莽之雄亦自戢志而不敢窺盧之父老子弟庶保安寢無吪宵復憂守之無地哉盧人食公之德獲栖故土守墳墓誠恐舟失於壑岸化爲谷千載之後或泯其跡謹因紳衿黎庶之請鑱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公諱令譽字闇菴王

戊進士山西洪洞人

國朝

西門子城記　　知縣劉爾賓

西門之有子城也兼捍水也黑馬渠之水自西北來每挾秋潦迸奔於河下流稍壅折而東注不無晉陽之慮焉斯役於是乎不容緩矣舊有廢址循故而廓之門開南向態山洛水引秀而入競獻於衡宇之下阜民財而拔士類盧治從此聿新矣

親民堂記　　知縣劉　瀾

廬之堂盡於兵燹余承乏玆邑惆敷政無地卽舊址而創堂雖一手一足未嘗無酬賞也一土一木未嘗費里巷也落成之日名曰親民蓋國家設官惟令與民最親非如棠茇桑稅暫時相接而已也自斯堂建凡爲民謀生産厚風俗庶幾殫心黽勉爲之令者心誠求保爲之民者稱兕介壽儼然家人父子綢繆一堂媲美豳風蔪於是堂無愧歟若曰養尊處優堂下萬里則吾豈敢後之君子履斯堂者勿傳舍視之

重修文廟碑記

雷泰

吾夫子萬世師也聖帝明王皆嘉重之所以幸孔廟必書
釋菜禮必書下而公卿大夫凡有功於孔廟者亦莫不書
盧邑孔廟壞於兵燹雖經劉公創爲鼎新然歷年久遠又
爲傾圮邑侯蓋父母當下車謁廟之日目擊其棟折垣頹
不禁愴然曰學宮之興廢實關人材之盛衰守令之謂何
乃聽其頹折如是乎遂慨然以重修爲已任此丙辰冬事
也奈丁巳以迄已未三歲凶歉人無甯息方謀生之不暇
而惡於動衆爲也庚申歲境內小稔重修非所急乎於是
集諸生而謀之隨分輸貲所捐無幾又解積苦之俸鳩工

庀材不數月而大成殿東兩廡啟聖宮皆易土壘而磚石廟貌莊嚴煥然維新矣異日文章道德之儒接踵間出實於此焉基之非所謂有功於孔廟者哉故書石以志不朽

邑侯張公重建奎樓記　杜　桂

盧之奎樓去文廟僅數武坐東南隅蓋明嘉靖四十年守令郭公諱之幹之所建也歷年多頗遭風雨摧折竟搖搖欲墜過此者謂將來恐有離黍之傷可若何康熙二十二年公奉

簡命知吾盧事五日謁廟畢喟然曰盧巖邑也地雖彈丸其中豈

之脫穎之士己酉後二十年來屢科不登毋乃職此之故乎夫奎樓文風攸關而頹焉不舉亦守土者之恥也思稍緩時卽謀所以修築之詎知公非僅百里才蒞任伊始卽爲各上官所推重未幾藉公董理大兵而百姓安堵未幾又藉公代庖宏農而甘棠再歌如是者迨期年而盧之庶務亦未始有叢脞事畢旋署公曰奎樓之役可以興矣乃集紳士於明倫堂共議謂前此奎樓覺狹隘不壯觀瞻今日之舉循故址而四面須濶高視昔倍數仭焉衆皆是其說而踴躍從事公先解伍拾金以爲鳩工庀材之先資正

經營間無何公又爲閩山所借冠不獲親其事乃屬外翰郭陞岳王衡朱陽廵司陳士玉縣尉周鼎歲貢生靳桂明雷泰及生員王暉李世榮周日庠王賓王憲杜震生共襄厥事而余亦附驥此二十五年事也越明年工近强半不意有復隍之變議再舉衆皆有難色而公之志不少衰且益堅戊辰歲公毅然復有事於土木即傾囊亦所不辭且日出其躬耕所入者以食各匠役而不之惜省試之勤無虛日亦無虛時從來官長在地方有所建立不過視爲故事公之爲此念茲在茲宵衣旰食不啻治私家事而一時

其事諸君亦知之不迨年奎樓煥然改觀矣而規模制度迥異尋常且巍峨直逼雲漢余嘗宦遊四方足跡所至所閱奎樓頗多若吾邑今日之奎樓可謂觀止獨是工程浩繁非積年不克竣乃經營於二十七年二月至十月遂落成焉噫成工甚捷疑有神助靈臺之詩可藉以爲咏矣厥後盧之人文蔚起登賢書擢巍科其踵武相接者皆公賜也何其無忘所自哉爰鐫之石以誌不朽且以勵多士云

公諱國卿瀋陽人

創建盧醫廟戲樓記　莫士師

嘗閱毛子戲說而知戲非古也祀神而用戲尤非古也然
而周禮大儺之制元衣朱裳執戈揚盾以索室驅疫先儒
謂其近於戲則是在古爲儺者在今即爲戲世俗祀神咸
用戲矣而予謂用之盧醫神廟爲尤宜何也盧醫以岐黃
之術逐瘟滅癘俾世免疢疴而登壽域者已非一日起虢
太子之死於我盧更爲顯應流傳既久至今常驗故建廟
禋祀以來里人往往獻戲則是戲也既有以達其敬神明
之忱而或神威之所至假此優孟衣冠拔沉捐滯如方向
氏所掌以和四時之氣以驅百疫之災而使民無夭札物

無疵厲是即囊匣中之三斗火一壺氷也豈徒區區娛神云爾哉且戲樓之建同社議之有年而艱於倡始之無人今周蔡二君肩任其事凡鳩工庀材靡不殫心而同志亦各捐貲共勷盛事是以不越月而告竣焉想諸君或亦有見於是而為此甚盛之舉余又何必過執毛子之說謂戲為非古而不可祀神也

重修白衣大士閣記　　王爾鑑

昔西方佛氏以寂滅起教說無為法普度世人出離生死得度未盡窮而變焉故現希有相作大士身為觀世音化

流中國其迹最著于靈度感人彰諸往史津梁可謂至矣而初猶未也復出百千手眼以圓對衆願是爲大悲大悲者現象於動中以一心而應萬有者也衆各有願願不皆同有所同者舉世奉之無貳則仍攝動中之萬有而歸於靜一以待求者是現白衣大士身大悲白衣皆觀世音也蓋自晉魏梁隋至今佛氏之宮滿天下而觀世音之閣亦滿天下於是乎大悲及白衣之閣俱滿天下吾郡居天下之中吾邑僻在西南城東里許向亦有白衣大士閣歲久傾圮里中父老從而新之郵致乞記余自釋褐作宰於曾

於齊去鄉十餘稔矣不睹其新烏能作記雖然亦何可辭蓋閣也者舉世奉爲禱祀似續之所而無貳吾邑不應獨異也第佛氏以寂滅爲教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寂滅而滅度即在彼國亦難胥化而況中國今大士獨聽其孳息使兩間之正氣常輪轉篤生偉人苟擔正教化誨流俗不至溺爲鬼魅其亦塞其窮而通其變者乎然而一於似續何也曰人生長壽富貴虛不可必虛則不切已而願賒其情緩緩則誠未至而應亦泛焉求者疎之唯生人之理致實實故可必抑切已而願專其情急

急則誠至而響應求者親之理固然也於大士何與然則奚主於白衣曰白者金像也水生於金子固水屬也象以義起耳然則合一乎曰然白衣也大悲也一觀世音也觀世音一佛也奚爲變曰法窮必變易之道也聖人云易窮則變變則通佛氏之教幾徧中國果能知此意乎則舉世奉之而無貳亦宜矣吾邑雖僻隸中州而乗化先於斯閣之新可即是說以塞父老之請

贊曰金粟既化白衣水淨皎兮潔兮靈臺明鏡曷以迓休曰誠與敬克敬克誠靡感不應維熊維羆錫衍厥慶

海棠崕記　王爾鑑

余里舍枕鳳山面洛水舍之東北有澗水一曲淸流抱村溯流而上幽壑邃谷叠嶂層巒如武夷九曲步步入勝去舍約八里許土人呼爲馬蹄溝乃鳳山之左臂也溝之西壁懸崕高十餘仞水齧成石孔竅玲瓏如蜂窩狀峯皆下垂水自竅中出淼淼若細雨簾纖飛灑歷四時無間水草芊綿高下聯綴濃霞涵日玉潤珠圓而滿壁海棠疎密掩映不啻如蘭之九畹蕙之百畝也是謂海棠崕崕石詭怪若龍躍虎怒駭伏百出崖而下注則絕澗春石琮琮然有

碎玉聲崕雨過曬如珠簾不捲如雪霰繽紛崕之東壁鑿石成龕可容書几石平如牀可琴可席花時朱顏若沐淡雨含春晴光下燭苔蘚斑駁行吟俯仰盡態極妍余謂桃花源當不是過若夫古木插天奇峰聳翠如結廬其麓作亭其崕虛四壁以舒嘯憑欄縱目盼西來洛水如帶南山羅列環若翠屏樹木陰翳中廬舍參差若隱若現雞鳴高樹犬吠白雲又烏知海嶠神州所謂芝田縣圃者果何如是耶而環繞宇舍潺然一碧花逕泉途涓涓脈脈者是崕餘波之所瀠洄也余少遊斯崕輒低徊留之及浣塵氛十

餘載而雨氣花香徒托諸夢想每咏昌黎山水初心之句悠然神往矣行將賦歸去來面崕鑿壁穿洞結茅棲止嘯歌於斯以樂吾軀焉遂援筆而誌之

龍山書院碑記　龔崧林

有學校復有書院書院所以維學校也始於唐盛於宋衍於明諸大賢身任教化之責者皆刻意造就懇懇爲諸生言治已治人之道而士之服習其訓者理學氣節經濟文章多卓卓表見於後世則書院之爲國儲才豈淺尠哉我
國家崇重正學加意作人州郡學校既各整理又於省會建

立書院歲支國帑千計中州舊有四大書院自歷任撫
軍及節守土之官廣建書院導揚雅化以故山陬僻壤絃
誦之聲徹於原野某前任粵東海陽首剏韓山書院貯書
萬卷用供誦習置田三千畝以爲度支至今稱盛繼奉
命至豫前　大中丞雅公以余讀禮搢請主講大梁三年授洛
陽令於周南書院外闢廂各設書院十有五處凡皆爲興
賢育才計也歲乙丑來守陝州州有名南書院而所隸三
邑或有或無方事區處而盧令陳君適以創立書院請盧
故山僻地士子事詩書者數寡他邑而其實過之特鮮所

就正以歸於粹美陳君以循視沁河登號公臺喜其山水秀麗爲邑中佳勝地欲立書院於此而費無所出商諸紳士具言各保故有義學十處皆有公田用代塾師修脯今則廢其業而侵蝕其田若蘿而歸之公事可集也君廉知其無益狀詳請於監憲張公公素敦作人之化者深嘉其請並令通詳列憲歸田得　六百餘畝刻日即號公臺新立書院頭門五楹講堂五楹學舍六楹廚房兩楹繚之以垣經始於丙寅二月凡越三月而落成時某適循行至盧視其形勝并其規制即以所枕王山名之曰龍山書院

蓋取乘雲變化爲諸生兆也五月始敦請山長到院選諸生給膏火肄業其中方踰月而陳君遽捐館矣嗚呼教化之責守令所先如陳君用心可謂不負厥職但規模粗就儒染未深使得久任茲土漸摩士類其功效必有可觀者何天奪之速不能爲盧少延也雖然陳君往矣而其澤與書院相終始竊余爲州刺教化之責尤樂肩之繼自今將立教條以爲獎勸察勤惰以爲鼓舞庶幾士之游息其間者各精於勤毋荒於嬉相與明理學敦氣節本經濟爲文章則出而功在天下處而功在名教其事業甯有終極歟

至後之尹盧者皆克體陳君意而益爲之善其後則人材蔚出龍山書院且與唐宋以來相埒是則余之所望於無窮而即陳君之所以不朽也夫陳君名思震字東來江西永豐人康熙丁酉科孝廉甲子秋授盧令政蹟操履詳本傳中茲不贅

山行瑣記

李烆

余赴官盧氏聞盧在萬山中隸陝屬由陝至盧漸入山徑行百六十里憩盧境官道口望縣治八十里過太湖杜關陟鐵嶺巀嶪高險昔人嘗置戍於此坊爲函谷鎖鑰蓋盧

之北戸也少前柳關再楊家砦宋將楊延釗屯兵處抵縣治城踞山底環郭皆山九龍繞其後雙峰峙其前而洛河橫穿其中抱文武兩山下注南北相去二里東西坦平二三十里遠悉峭壁懸岩前季頻遭寇虐　國朝百年休養始有生聚余心切民瘼謂非遠涉川途目擊山野不足以周悉民隱及閱卷案有四季巡查之責余遂沿川東去道經前後蘇村行三十里抵范里鎮一路烟火相望范里則大聚落也東二十里即十八盤與永甯接界自范里赴欒川逶迤南入山谷東西兩山夾東溪水中流羊腸鳥道崎

嶇艱險行五十里餘登唐家背嶺可望縣川抱犢南環象一車北繞俯視萬峰矌𣿰無垠亦足豁人心目又三十里至三川店三川會合湯河西流新設防汛地爲欒川咽喉少折而東十里乃龍王石爲湯河發源石罅中傳有神龍守焉時露鱗甲再東六十里抵欒川鎮商民輻輳數倍於范里去縣百八十里地界嵩陽乃盧之東南鉅保又東十里即老君山古號景室中峰插天諸巒翠立去嶺巔四十里延袤七十餘里上有老子樓石柱鐵瓦銅鑄老子騎青牛像其嶺東瞻二室南望武當金頂一髮隱躍七百里間四

而烟嵐一瞬無際誠域內之勝觀界於盧境距欒川咫尺巳而由縣西南入橫澗川過七寸溝桐樹坡夾山而行石路嶔崟至元帝廟雙峰對峙於廟之左右其形若耳故號熊耳西峰尤崒嵂峭削懸崖千仞上建元武殿南望千林萬壑皆羅足下風來澗底寒冽肌骨雖盛暑猶嚴冬也由此而下石磴崖梯險若棧道茂林上蔽天日十里蠻子營湯河由東澗出折而南流傍水茅簷數家湯河店也過此歷小嶺右有石山嶙峋斗起有水自石穴中淙淙噴出熱氣蒸騰如霧其氣似硫黃夏可湯牲冬可澡浴殆溫泉也

前路循水涯傍山行宛轉二十里越嶺魏王坪隋魏先生
隱居茲山千載下想見高風再十餘里馬兒崖石壁嶃巉
松杉盤根石上下有石窟胡賈於此得金馬故名又數里
爲溫口川與湯河交流前過嶺渡河行書家營城子村再
渡河即朱陽越上下關界嶺下則五渡河去縣百三十里
南通襄鄖爲盧氏內鄉壤界每歲
道憲會巡於此又縣西行二十里過望雲庵庵在山半下
臨洛河叢林密箐蔚然深秀乃一邑名勝之區上巳邑人
修禊所再西入霞子口三十里爲龍駒鎮又十里鳳凰山

山形類鳳凰前三十餘里爲曲里村黑溝店西則石門石壁峻峭狀如門高嶺過熊耳山火焰山山有廟佛像鐵鑄由此紅椿溝滑轍嶺野牛嶺降魔洞聞香洞洞中有水滴落如星遇旱祈禱輒應前則官坡川川東蔡家溝元蔡子英流寓居此賢人君子遺跡至今猶騰人口官坡嶺高峭險阨過此火焰溝抵蘭草鎮去縣百四十里至箭杆嶺南控伏牛西臨秦界盧與雒南分壤嶺有雙土地祠歲冬豫陝兩省

道憲會巡於其間山水分流至此而盡盧之西界盡矣蓋盧

幅幁廣袤民多岩居窩處傍嶺依山田耕鮮土撫字爲艱余切念焉故甫官半載而足跡周覽不遑甯處凡所身歷之地皆不惜瑣瑣筆書亦欲懸之座右俾暑雨祁寒民間之怨咨疾苦常觸目以警心也豈作遊山記哉時乾隆十二年六月朔日書

重建盧仙廟記

李炘

漢始以邑爲盧者昔盧仙得道於此標其姓以誌之地以人而著也　仙名敖秦博士嘗遊北海蒙谷之上遇異人相問荅見於淮南子

等書後在城之東大街結茅修真旋卽化去今之成德觀其遺址也攷觀修於後周之顯德四年至宋時重修始易今名歷乎元明皆增葺不廢雖莫識其創自何代要亦爲仙而闢此道場也丙寅歲余謁選京師忽夢　先孺人挈余衣登高峻越巖巒遥見一聚落指示曰此爾治也余猛醒因覽銓策有盧邑竊念　先孺人盧姓豈其兆耶後爲同銓所得余得蠡縣方謂不符繼以引見改除始訝前夢非偶索考盧志乃知有仙也是冬抵境皆彷彿夢中所歷及詣觀而　仙之象位湮失久矣余深慨焉當秦之世

君德豪後崇尚神仙徵名方士一時黃冠羽服者流靡不競榮華而張虛幻　仙其臣僚也獨遯跡幽巖闡求元祕誠得淸淨之宗者宜其超登絳闕而異代與思猶誌之不忘也特是邑既因　仙而得名則　仙乃邑之所自始即屬香火之區矣吾意白雲悠悠黃鶴雖杳而睠懷舊合靈爽未忘靑冥沖漠之中時陟降上下以奠安我山川保乂我民人與今使其無一椽之祠一縷之煙亦昧乎其本矣即余也少荷　慈靑從　先府君訓讀獲登賢書出宰百里不幸　兩大人皆不逮養每思所自霜露愴懷而罔極

深恩猶於夢中警異吾知靈爽式憑聰隨子職陟降盧土
以鑒觀我得失啟祐我顓蒙與則余治盧而不敢忘親者
亦願居盧而未可忘　仙也況境內金臺玉宇之設所在
皆是而觀西之盧醫廟乃周時扁鵲以醫術顯於此即史
記所載割皮解肌洗腸滌胃以療虢太子者迄今奉之號
曰盧醫此又人以地而著者也第其時何以遂稱盧乎豈
以後之盧其地因之盧其醫耶則先乎時者猶在　仙姓
氏轉移之中凡後乎時者甯不在　仙姓氏不言之內哉
余經度久之於盧醫廟後得隙地數丈建殿三楹中設

仙位以供香火恐其無守也搆舍一間招僧居之恐其難
久也置産一區收息膳之蓋此地距觀不遠猶是曩昔依
棲之所也而地以人著人以地著儼相合焉且余歲時展
謁之下永思庭訓慄守官箴而盧氏亦不忘盧之所自始
庶幾均得崇本之義云爾是爲記

重修縣城記　　李名揚

盧於陝屬爲巖邑漢武帝元鼎四年置宏農郡領縣十一
盧氏蓋以山得名開山圖云盧氏山宜五穀千名之山咸
處其內僻在中州之邊徼非用武者之所必爭也然南通

荆襄西接關隴前代窮寇常以此爲遺逃藪今去鎮軍所駐五百里州治亦在二百里之外以備不虞尤非堅城不爲力縣城舊址邑乘無聞禹貢導洛自熊耳傳云盧氏之熊耳也漢晉地志註俱云熊耳山在盧氏縣東伊水所出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東逕熊耳山北東過盧氏縣南註云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有盧氏川水注之水北出盧氏山東南流經盧氏城東注於洛故城即王莽之昌富也東漢以後已非舊治城工可考者惟前明邑令李公可民郝公正芳劉公爾賓前後修築高二丈周圍四里

一百八十七步即今縣治相其形勢似與盧氏川相近而復遷者何代經理者何人奔走而贊襄者誰氏片石隻字無一存者　國朝順治十三年迄康熙四十七年邑令鄒公印光尚公天祿蓋公圖王公玥踵明季殘破之餘營繕完備工竣著時平人玩越七十餘年東塗西抹日就陵夷乾隆丙午今本州憲訒菴諸公祖以名進士起家盧氏令初接紳民即以整頓城池爲已任丁未戊申歷署商卽雒州篆及復任盧信立民孚而公復調甯陵事遂寢嘉慶元年由信陽州擢陞陝郡二年仲春按行至舊治盧之人見其

親忘其尊也鼠牙雀角無不向公鳴者而公獨見其大流覽城郭憮然增今昔之感未經十年而零落廢弛高高下下至與野田道路相交錯所慮在千里之外不敢告人惟以修舉廢墜相勸勉人人畏難莫之應三月中旬楚匪竄入欒川吳公聞警一晝夜至帶領民壯及軍需等項皆所豫備乃與縣署諸葛分州及同城員弁號詔紳民為守禦計賊匪時分三股首尾相接警報疊至公口授指畫目不交睫者累旬五官並用而神志不亂其所差遣多紳士鄉勇奮集各守險要亦奉公之令惟謹賊知有備不敢近

數日大兵齊集遂西遁盧人曰公實生我公曰是未可以苟安也適大中丞景回轅過縣目睹頽垣敗址隨時補葺之痕爲公危亦爲盧人慮乃飭令興工公以大工不能猝辦且爲甎城立一胚陸除挑濬城濠四圍八百九十一丈詳請報銷外捐俸二千金擇附近紳士有才幹者趕緊督工於舊城土增加倍之甎甃雉堞計量尺丈起北門西周折而東分爲八工第一工武生王九韶第二工州同職耿全璽第三工例貢生杜荐廩生杜菊第四工千總職段雲岐武生王來選第五工恩奬耆儒武生王舉行第六工薛

璿第七工武生王定邦第八工武舉郭顯章其周視八工者藩憲吳所委助公守城孟津教諭邑人莫君瞻雲也工以五月一日起六月杪告竣截然壁立映帶熊洛復見康熙年間之勝迹於時相率從事者即前此相顧不敢言者也鼓之舞之聯爲一體酷暑烈日中人人踴躍處處認眞子弟之趨父兄無以加焉信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然以公憂深慮遠又豈以目前完美遂足固吾圉禦暴客哉新任盧明府亦學道君子與分州憲共督是役能得民心繼公之志時和年豐於土城外加以甎工必有樂爲出

力者子因邑人之請勒石而感公之保障玆土不能忘亦可爲使民者勸也是爲記

重新龍山書院文昌帝君神像記　李名揚

乾隆庚午故翰林院庶吉士龔絅齋先生掌教盧邑書院先生山西平陸人平陸於宋屬陝郡鄉風士習與吾邑同而先生又循循善誘與之遊者藹然家人父子也其門人孫元士等以先生年居中旬艱於嗣相與祈於書院文昌宮越歲辛未舉丈夫子即今南海少尹伯通也癸丑孟春伯通守制在籍將起復來盧謁神祠而報賽焉已乃過予

而言曰某生四十三歲矣幸而爲男又附科目登仕版先大人以爲皆神所賜神無往而不在茲地固先大人之所拜禱者君焄蒿悽愴今猶見之神像似近剝落願爲裝洗適當遠行欲求曩時從先大人遊諸君子落落辰星識面亦難因出十二金乞子督其工並囑爲文勒之石嗚呼予雖不能文然與伯通有世交且館於茲前後十餘載常依神祠爲講堂祠之剏建在前明萬歷甲寅　國朝乾隆丙寅邑令陳公思震始於此置龍山書院登斯堂者皆知帝君爲文章之神而梓橦文昌之由稱與求子於神之義必先

別白而後事神之禮有所措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此文昌之名也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此祀文昌之見於經者也皆謂天神非人鬼也築室爲宮疋馬雙童綠衣烏幘是爲梓潼神姓張諱亞一云亞子又諱善勳蜀劍州人仕晉戰歿人爲立廟唐元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其墓在梓潼縣東二十里潼水來朝九折而去縣之七曲山有梓潼廟蓋以所葬之地爲神號而與文昌無與也文昌爲

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橦神掌文昌府事及天曹桂籍故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明景泰中增新都門神祠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三日爲神誕辰遣官致祭自是以來梓橦文昌合而爲一其源皆出於化書梓橦七十五化爲謝艾又稱張惡子即亞子也蜀人奉之曰張仙世俗又歧而二之或以爲孟昶遺像或以爲文昌所化皆失考耳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以太牢祀於高禖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今俗祀仙亦於二月之朏說者謂仙之像手弓而立殆取高禖授弓矢之義仙

與梓橦像雖異而神則一然則諸君子請禱於斯者亦猶
行古之道也而伯通之志在四方豈偶然哉歲之辛卯予
在平陸館於傅巖書院絅齋先生時過訪嘗登其堂見伯
通侍先生左右眉目如畫尚在妙年先生呼其小字告予
曰此盧生也不忘所自名以志喜杯酒往復備述去盧以
後一任新城再任修仁奔波宦路萍羈家園每欲攜幼子
過河南重上龍山與二三知已捧椒漿以答神庥竟未能
也言猶在耳而伯通已以丁酉選貢任廣東南海縣丞歷
署永甯通判豐順曲江等縣篆狀貌魁梧稱其意氣相見

不可復識絅齋先生遂成古人忽忽二十餘年矣伯通之將赴粵東也於其里門建文昌祠首爲昭報歲祀不絕其所以致力於神者固非區區數金也而猶惓惓於茲土不敢忘先人之故父慈子孝於世所傳感應篇陰隲文必有合也神之佑之當未有艾工既畢勉徇其請用以示我同人云絅齋先生諱文錦登乾隆乙丑錢公維城榜元亨少尹名伯通其字也

重修萬壽宮記

知縣　方時亮貴池人

盧氏萬壽宮許真君廟也在縣東門外未半里背龍山面

洛水羣山環抱洵福地嘉慶戊辰冬余奉　命宰斯邑以祀事瞻禮焉祠宇卑隘局於展拜默念新之妥神靈而符衆望尚未舉行旋有江右南昌商人余承先唐吉先者首其事並衆善金協力重修葺其殿拓其宅工倍於初創建原係　國朝雍正七年冬十月首事江右金德茂至乾隆辛卯歲九龍澗水溢東注所過寺廟多頽圮惟宮存咸以神護佑庚午冬工落成乞余敘其事勒石以示後余乃樂從之謹按十二真君傳略曰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祖玉父肅世慕至道東晉尚書郎遭散騎常侍護軍長史

穆皆真君族子真君弱冠師大洞君吳猛傳三清法要壯舉孝廉拜蜀旌陽令遭世亂棄官東歸與師遊江右會王敦謀逆往諷之冀安晉宗社不聽去遊豫章遇愼郎眞君謂門人曰愼非人是蛟精江西患洪水皆蛟致不戮即遠遁遂施法追潭州蛟精與子皆伏誅真君以晉太康元年令旌陽甯康二年八月於洪州西山隱宅舉家上昇云後之禱者無不應 國朝加封靈感普濟之神於戲聰明正直之謂神沖元翊化之謂仙真君允稱兩得矣功德施於當時靈貺昭於仙後殆非虛無杳渺者比伐蛟在潭州隱

居在南昌西山迄今有鐵柱宮遺蹟是故江右之人崇奉無虛邑豈不知神在天佑衆生豈僅獨厚於江右斯宮固在盧致敬則如彼神之來假亦同彼也首事之所願衆善之所予正不別夫長江右大河南以方輿疆域為限爾昔禹導洛於熊耳驅百怪奠萬民民思其德立廟金斗山巔神繼其烈後人報祀甯能不亟亟乎是為敘銘曰於穆真君生而為神克忠克孝惟慈惟仁治有循聲至善日新除暴安良伐蛟濟人功德完滿乘彼白雲拔宅上昇遊乎清旻翊教贊化靈佑垂勳澤及環區褒隆紫宸熊耳巍巍伊

洛沄沄萬壽名宮九龍比鄰千秋萬祀鞏固無垠莘原蒙福奕世長春

重修西泰山廟記　知縣易良俶黔陽人

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成地法天山法地天五氣生五行蘊麗地祇各以其方之鎮山主之曰五嶽東嶽主岱宗祠獨徧天下郡國類於東盧乃西關外頹復修索予記頗疑焉聞形家言邑西文星闕廟以培然西武廟宜天官家言文昌宿在翼軫間巽地宜又奎宿主文躔西方則奎文閣宜祠東嶽何居繼乃大悟曰淵哉乎斯義易乾坤六子震

爲長男震東方也是萬物之所生也神古號青帝漢緯經稱靈威仰曰蒼帝皆象東方色佛老家乃稱註生死定功罪緣輪廻說廣像教諸冥神隸焉其語多不經然意不過以神道設教使人知勸懲合原始反終悟天地大生廣生之理而止萬物莫不樂生而趨生之路東嶽爲天地長子因代天地操生生之權家長曰家督家奉之東嶽爲天地家督故天下奉之祠皆東固因生方乘生氣義也盧署不能正坎離故乾巽無正東今之東乃東北艮方於署法爲天乙貴天下無生而貴者且凡生皆貴亦何貴以生氣神

奪貴氣數并宜且生必有成正西辰爲酉卦爲兌是屬金
數主成暑則生氣方祠東嶽亦宜而盧城西實當西南隅
辰爲申卦爲坤暑爲延年方申陽金以剛成坤萬物之母
生震以爲生之長坤母承乾父之生而成之形震長子能
率坤母之生以相與有成又祀震於坤如取冢督而還置
慈母之懷是生之長愈受所生之蔭邑人將愈受所蔭之
蔭生齒愈益繁且年愈益延祿生理以共遊盛世萬年有
道之長無夭札疵厲患用樂其生而若天地之玉汝成者
皆建震祠於坤之靈也又所生豪且傑者以經天緯地之

支體好生之德而大有用才胥於是乎成則即以爲培生
氣其煥奎文之光又何如予前涖盧者四載日思與士民
謀教養休息以生愧負多而心不忘之故於是發之願盧
之人思之勗之胥於 神麻乎承之是爲記

剏修盧氏縣甎城記　劉棟標

同治元年壬戌盧城再陷四月粵逆自雒南來邑令梅公
先期遁賊居城內三日八月皖匪自靈寶來邑令楊公又
先期遁賊居城內兼旬嗚乎若二公者於守土之責誠未
克盡然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而破壘殘垣又不足資爲

保衛計欲令驅孱弱之衆困守危城賊勢縱橫幾何而不致守陴皆哭哉且夫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屏藩欲固非綢繆於未雨之時鮮有能獲實濟者此城郭之坏載諸月令爲每歲言之非爲臨事言之也查盧邑縣城修於明季及

國初邑乘可考者無論矣至嘉慶二年陝州牧諸老公祖捐金督工亦爲避楚匪計耳由是歷道光咸豐上下六十餘年向令莅斯邦者爲思患豫防之計及早繕完何至大敵當前不能與民守之乎梁溪昂千秦明府素懷幹略癸亥

奉 命宰盧鶴唳風聲猶時聞警報於是爲前車之鑒

欲修輒城而經費浩繁意不能決嗣得孝廉李公子正條議始快然曰有心人乃所見略同哉具畚捐召鳥曹指日興工擇公正紳士董其役工未竣而瓜期屆又樵李明府續修之經始於三年甲子告竣於五年丙寅民悅子來勞而不怨言言焉仡仡焉一勞永逸遂凜然成不可犯之勢是城也諸公祖會分爲八工秦明府更分爲十里時移勢異其方位有不容變更者正東則愚若孝親二里也正西則居仁由義二里也正南則履中蹈和二里也正北則尊賢樂善二里也蘗川里居東南隅朱陽里居西南隅惟錢

糧戶口多寡不能強同斯丈尺度程短長因以互異工成之日各立界牌氣象巍峩官民俱安堵而無恐至今又三十餘年矣予以光緒七年司鐸盧邑課士之暇閒與一二及門登城舒嘯以適清興因聞斯城之作藩司止發帑銀三千其餘錢數萬緡則皆各里紳民所捐納累任父母咸欲申請題奏以增學額而費無所出事遂中止良可惜也竊維　朝廷以恩義待民斷未有令勞力耗財而不加體恤者連年若修河工捐賑項出金數十兩倘皆爲議敘功名似此錢數萬緡用爲修城公費豈有邑中以增學額

呈請縣主申詳大憲題奏而不蒙　俞允者哉然而城已修矣邑人之急公好義已見矣報之固有益於文人不報亦有益於武備前此江南巨寇以甲子至欒川陝西亂兵以巳巳過南寺據城固守勢若金湯於萬斯年有備無患矣爲司牧者更能歲加修葺勿令狐窟蟻穴致啟釁端則有以節民財惜民力庶大工之後不再興工而永遠無事焉此尤予之所厚望也夫

丙子清明遊望雲菴記　張月桂

自乙亥冬遊望雲庵後歷今凡五閱月塵累蝟集不可擺

除而霞口山水之勝恒往來於懷又念前此值雪初霽路滑風寒未獲盡搜其奇不能無憾會清明節舅氏遣人招飲聞命趨赴雲庵之上乃復有尋之跡矣是日也潑火初晴榆煙乍起環顧甚爽由下柳村渡洛西行至雲庵下仰看綠陰迷離隔蔽天日嫩苔細淡青青覆地較初過殊不同徐攬衣前石路曲折足盤辟不得舒至山半喘急方思倚樹少憩而怒猊狂熊餓虎飢貔突從林閒出毛色黝然猙獰欲搏人駭怖顛仆視之則怪石森立苔髮鬅鬙或蹲或伏殊有猛噬攫逐之狀心悸然者久之更前數武過祖

師庵由庵後緣鳥道上得一石下削上坦可坐四五人而
上已遊客酒痕尚在輒動提榼呼朋之想又行左轉聖母
祠石壁嶄然略與祖師庵同而其上有栢一株穿石側生
將垂復起佶屈拄雲霧間玩賞有頃因憶向在檀州攜六
七友人重九登高迤邐過西巖寺至吹律巖有孤松倒插
峭壁半生半死鳥巢其上一友乘醉自恃輕趫抱藤至樹
橫股大叫曰仙乎仙乎予仰視股慄不敢再注目俄見紅
葉飛飛錯落如紅雨覩茲樹恍惚如在西巖顧獨不見風
臺黍谷何也既由祠後復上一石橫臥鋒鍔稜稜斷絕道

路其旁懸崖崚嶒披額破頰裂腹貫臍叢生古木十數株浮根撐持霜剝皮盡驟見若虬龍死僵白骨盤踞崖上捫蘿至巔時有白雲數片先據此處見人來驚去下止半山枯樹盤礴四顧但覺遠霧蒼茫日光破碎碧落九萬相去咫尺使人有落雁峰搔首問天之意下瞰洛水渟泓渠渦不見來處而其岸上牛馬纍纍或飲或齕又有宛在中流者疑為蹢豕涉波久皆兀兀不動或曰石也流覽既久尋道下將底祖師菴外有大石高丈餘脇插兩幹首戴叢條鱗文被體立於路轉步囬之處掉頭忽逢似山魈野鬼兀

冠鐵鎧抱雙絲沉鎗而伺人於不意也不覺愴惶失色予乃歎曰雲菴之奇其盡於此乎已而別石山下偕洛水東歸迴顧樹色蒼蒼送至老鶴崖乃止

遊蓮花寺記　張月桂

八月初吉某某自龍山書院來坐與論文自言指日將歸歸即假館蓮花寺且曰其地至靜邑中可以讀書之所無踰於此予聞之色動神馳不自知已在伏虎以東矣然未得其便會瓊山弟赴陝予爲之攝館蘇村於是過而訪焉寺在看花樓下孤峰上聳左右長拖前觀後徹中若大環

佛殿左壁鑿有陶穴即某某所欲假館處排戶久坐寂然不聞塵囂之聲出門瞭望但見長松數株煙雲來往蘿蔓扇風日光搖亂而已誠哉其靜也然地多崩騫盛蹟凋謝內無奇石瓌樹之秀而外不獲極目千里之觀落寞蕭索勢若圍牆九峰之秀氣不入洛水之活機不生可以釋紛滌煩而不足以開擴心胸發洩性靈烏在其足以讀書也讀書之道惟在一心心之體靜而其用則最靈故收斂不至則易於遺忘而束縛太過亦無以發其活潑不滯之機而極其魚躍鳶飛之趣譬之於水清則鑑濁則否善求清

者務使不淆其源而日有汩汩不已之勢愚夫畏其下流之濁而並塞其源則清亦無自出矣今欲讀書而徒求之一物無見之地端坐面壁養其心於槁木死灰識見無由開材思無由長未見其善讀書也夫待仙之峽指顧二室瀼西草堂枕玉壘瞰大江遲清亭之築乃在金鼇峰下而上海梅花源實於濵渤爲鄰古人讀書之處大抵擇其奧曠兩兼者而居之取其閴靜無塵足以收拾放逸而泉石之奇眼界之寬足以感觸天機增長智慮然後以爲勝境非必不覩不聞而遂謂之勝也吾聞抱犢山有三清四聖

朝陽諸洞巉巖蓊蔚最爲奇異而未至其處就所至者林深石古水秀出幽莫如望雲菴某某如過其地則蓮花寺非所愛矣

抱犢宮碑記　段鴻元

抱犢山縣南巨山也雄奇而幽雅突兀千仞四面若削上平廣延袤二頃餘天霽登臨四望一目數百里遠近大小諸山若呈妍若獻巽蜿蜒旋轉若環繞而拱向之者山巔有洞曰過風中列真人像抱黃犢南向坐山之所以得名也其下多長松小者且數尋蔭翳茂密翠色欲流則抱犢宮在焉先君子先叔兄盖嘗假館讀書云真人不知伊誰據傳聞山上田可耕犢不能上真人抱之升食靈草俱仙去語涉荒誕然觀列仙傳所載飛鳧化鶴之儔鷄犬亦登仙

界則童牛之辭阜　棧驤雲衢亦何必即屬子壺惟真人姓字不傳無從考稽耳羣芳譜謂上黨趙瞿飛昇于抱犢山或即真人與未敢質言也歲壬戌髮逆皖匪遁陷盧城邑人競修寨予亦效顰結寨此山爲避兵計道人合誠以宮記請予諾之未遑也今寨工初就理道人復索記叩以所欲言以先師功德對叩以宮之始以伊祖創修對予心竊非之何也天下名山勝蹟容許黃冠作管領至杖藜橋酒躡屐穿雲吟弄風月嘯傲林泉自須讓我讀書人出一頭第此山之在今日誠落寞矣豈前此竟無一二名流眈

邱壑癖煙霞遊歷其際酬唱其間拂岩勒石一爲此山增色者何僅功德云云也況老松參天其壽不下數百歲又酷類古宮林薄狀如道人言宮僅創自雍正間耳鬍叟何健長至此頃之客自縣中來語及作記事則曰山碑僵臥成德觀殘廢不可讀惟康熙三十八年謝侯重修則甚明予聞之益知道人誤後繙縣誌得先輩王公遊山詩結云借問道仙事遺碑舊有銘由是益信名流果有題跋矣特下宮上洞惟黎侯一碑兀然存餘無片石足據可若何督工之暇散步宮垣仰視崖畔似有蝌蚪形架木觀覽若刻

在焉懸峭去地三數丈毛髮凜凜生寒而劊獲秘跡老眼愈饞不可耐私心以為必舊銘也必詳宮之自始也否則必前人之詩詞歌賦也剜苔剔蘚注目凝神讀之終篇則猶一重修碑記也日炙風摩紀年殘缺以今誌徵之則記中蔡侯云云的繫成化時矣嗚呼由成化溯明初百年耳其後尚入帝約百七十餘年安必更無重修舉而斷碣殘碑無復存者耶此記所稱羅修撰之隱送胡給事之銘石遠人遊覽才士品題備載縣誌堪爲名山增色者今且並舊誌而亡之山之不幸何竟至此且據謝碑觀之則宮不

自
國朝始自此記觀之宮並不自前明始而道人疏漏歸功厥
祖豈不謬哉雖然道人功亦何可沒也據伊譜師祖清淨
康熙中來自黃花觀則謝侯重修時宜有督監勞侯施以
地又自買田在道流猶爲卓卓逮雍正乾隆間建道房立
山門營舞樓修側室宮之規橅燦乎備矣厥後重新宮洞
功尤多蓋嘉道時也咸豐中復修大殿山門舞樓亦加飭
焉今又修舞樓一載矣計道人至今凡九世工七興不貲
募化裕如也非世崇節儉胡至此道人勉乎哉今雖大盜

縱橫鼎沸雲擾而朝政清明老成襄治埽欃槍殪梟獍直摧枯拉朽耳勵爾清修綿爾舊緒他日旄頭墮落封狼殄夷予雖羸老尚欲躬率子弟假館讀書搜崖索石求先輩之遺銘考詞人之佳製以究夫宮殿之由來與眞人之顛末也是爲記